

那一脚是父亲踹的

14岁的小金从正在行驶的三轮车上摔了下去,一头撞上了地。漆黑一片的隧道里,他抱着自己的头,哇哇地叫喊起来。

“疼,脑袋就像一坨面碎成了粉。”小金闭着眼向记者回忆。当时,他蜷缩在地上,看着父母围在自己身边,指指点点,又大声和一瘸一拐的三轮车夫嚷嚷。平日里在五金厂干脏活的父母气势汹汹,这些三轮车夫多是中老年残疾人,没有载客营运证,最怕的就是事故和报警。赔偿谈妥了,小金颤抖着站了起来。这一次“碰瓷”算是“成功”了。

这个14岁少年的腿、手臂、背和后脑勺留着结痂的新旧不一的痕迹,有的是在台州留下的,有的是在宁波。从去年8月到今年10月,小金卷进了父母策划的这门“生意”。这对从四川山区来到浙江务工的夫妻,带着一双儿女,奔波于浙江多地,一次次地强迫儿子在三轮车拐弯或快速行驶时摔出。

直到被警方抓获时,他们已作案近20次,涉案金额上万元。

“小孩子摔了才可能骗到钱。”母亲文丽说。在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分局福明派出所的审讯室里,这个农民工母亲痛恨不成器的儿子,也无力扭转贫穷的家庭。在她眼里,用孩子“碰瓷”得来的钱补贴家用,并无不妥。

小金说,自己也曾试图说服、挣脱父母,但都失败了。他害怕车上父母的眼神,那是一种“恶狠狠、要吃人的眼神。”如果躲闪,母亲会轻飘飘地补上一句,“还有两分钟就到了。”那是一种暗示,如果再不行动,父亲的手,母亲的手都可能招呼到自己身上。他会被父母踹下车或是推下车。

再也不会相信父母了

他一点儿也不想参与碰瓷。可家里,妈妈对自己骂骂咧咧:“你不去的话就不要上学了,去学校把你的学费要回来。”

妈妈也会哭着说:“家里饭都吃不起了,那怎么办啊?”

14岁的“碰瓷”少年

“我将来的孩子不能像我爸妈一样做坏事”



林焯去学校看望小金

我就是不想去。”

文丽在派出所承认,夫妻俩曾让小金跪在啤酒瓶和小板凳上,目的是为了让他低头服软。

小金越来越怕自己的父母。他不断想起摔下一瞬间天旋地转的感觉,想起老人零零碎碎凑起来的赔偿款,100元,50元,20元,钞票都是皱巴巴的。

小金冷眼看着父母开口要价从1000元飙升到8000元,“碰瓷”的次数也从一个月一两次变成了每周一次。一个念头再也压不住了,“跑!”

那是小金10多年来最大胆的决定——趁父母休息,偷出了户口簿和930元钱,一路飞奔逃出了家门。

因为多次外出“碰瓷”的经历,他比同龄人更加熟悉车站和购票事宜。他先坐火车到宁波,再转长途火车到重庆,最后坐大巴回宜宾老家。最紧张的时刻,是在临海车站等车的最后那几十分钟。这个身材瘦削的少年向记者回忆,他当时蜷缩在座位里,眼巴巴地向外望,祈求时间过得快一点,再快一点。他怕父母追上来。

他成功了。

这段经历在小金父母的叙述里成了另一番模样。父亲卢勇向记者坚称,儿子“做了太多坏事”,四处打架偷盗,甚至找人殴打自己,儿子是因为在学校惹了麻烦才跑回老家。他认为,此前爷爷奶奶对孙子的教育很失败,“当然,我也有一定的责任”。

文丽的态度更直接,她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,“这个家落到今天的地步都是因为小金。”她视自己的亲生儿子为家庭的“灾难”。儿子和小女儿相比,学习差,四处惹事,还总被学校开除,让他们“不得不求人送礼”,更让这个家“经济落入困难”。

办案警官和小金的语文老师

师蒋老师沟通过,蒋老师告诉他,这学期开学,小金主动竞选了语文课代表,负责早自习的领读和收发作业。一开始小金很不自信,他问老师:“我语文只有30多分,我也能当课代表吗?”

老师告诉他:“我相信你可以做好,你也要相信自己。”

前不久的一次月考,小金语文考了69分,蒋老师看过小金的语文笔记,他说,小金“只是缺了太多太多的鼓励”。

14岁的小金已经转学3次,在第二次转学后,他说自己“彻底放弃搞学习了”“完全看不懂啊”。他还记得那次转学后学的是除法,可他怎么也学不明白,那时候心里只顾得上害怕。

真正逃离父母回到老家时,小金似乎找到了久违的开心,他下河抓小龙虾,上山去采草药,“小龙虾一斤二十多块钱呢,我可以挣几百块钱,自己养活自己,饿不死的”。

可他有时还是会想起父母,想起学校,他说自己还是想上学。

父母找到了他。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回了老家,邻里亲戚都跑来老宅,劝说这个“不懂事的孩子”。他没有向亲戚讲述“碰瓷”的事,“太丢人了”。他更害怕把这事儿说出来父母会被抓,“毕竟他们还是我爸爸妈妈”。

父亲后来向他承诺,绝不会再逼他跳车“碰瓷”,更不会打他。电话里,父亲还告诉小金,你该回来考试了,“考完试,我再送你回老家上学。”

小金回家了。后来,户口簿被父母藏好,他放学后的行踪以小时计被父母确定,“碰瓷”变得频繁,他又试图逃跑三次,但纷纷失败。他放弃了挣扎。这个少年说,如果不是被警察发现,也许自己会这样继续“碰瓷”下去。他迅速消瘦,体重掉到了80斤。

小金说,他确定了一件事,这辈子“再也不会相信父母了”。

不想再和父母一起生活了

小金至今记得,父亲被押送

上警车前留给他一句话:“一定不要说实话。”

当他跟着办案警官林焯走进派出所,离审讯室越来越近,这个少年一下子委屈得不行,他对着林焯把自己作案的细节交代了干干净净。

“不后悔。”小金说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,“爸爸妈妈应该被惩罚。”

在父母被刑事拘留后,福明派出所的民警给两个孩子安排住处,带他们在食堂吃饭。小金时不时地问警察:“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出来?”“如果不能出来,要判多久啊?”

收到民警给自己买的新衣服时,小金只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,“看得出来,他是真的有心事,不是真的开心。”

他偷偷告诉林焯,自己担心父母,又不担心父母,既想让他们出来,又担心他们出来后打自己。

这个14岁的孩子和林焯作了一个属于男人间的约定,他会好好照顾妹妹,直到父母放出来,把妹妹交到爸爸妈妈手上,自己再回老家,“老家学费便宜。”

小金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很坚决,“不想再和父母一起生活了。”林焯从未开口相劝,这个老警察曾检查过孩子身上的伤,背部、手臂、腿部、后脑勺,浑身上下就没几处看不见伤口的地方。他惊呆了。

一些伤口至今发痒,在深夜提醒这个睡不着的少年,一切还没有完全过去。

警方表示,如果小金坚持回四川上学,警方会尽全力协调当地学校为他办理转学手续。

“这里的回忆不好。”小金说,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“回老家”。来浙江7年了,他说自己也有遗憾,就是转学后除法没有学明白,当时太害怕了,搞不懂也不敢问,到后来自己也放弃了。

如果可以,他想回到过去,“把学习搞好,这样以后的工作才不会被机器替代”。

他想得很远。他说,如果以后自己有了孩子,“我要让他学好,做什么都行,就是不能让他像我爸爸妈妈那样做坏事,一定不能做坏事。”

(文中小金、卢勇、文丽为化名) 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

订购热线: 400-686-2888



居家购物@乐拍商城

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的山东省内唯一一家专业电视购物频道



400万会员



百分百正品保证



1/地市自有物流



7天 无理由退换货

【居家购物频道号】

济南: 31, 历城34, 辖县32, 青岛: 市区31、辖县34
烟台: 28, 其他30, 芝罘区28, 临沂: 31, 威海: 33
潍坊: 31, 泰安: 32 日照: 32, 淄博: 31, 滨州: 31
滨城区29, 德州: 29, 辖县31, 东营: 30, 菏泽: 34
济宁: 27, 辖县30, 莱芜: 29, 聊城: 32。

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山东乐拍商业有限公司所有。

居家购物 我爱乐拍 WWW.51LEPAI.COM

